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

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為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

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
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
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
其課為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荊湖北
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
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外）乃
復起為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為自元昊反
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

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漫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因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因辰鼎澧一作鼎澧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

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
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拉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
至戾其性則噪呼咆䖘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
則散漫山林我斃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
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
事復為司勲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改鹽鐵判官假
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
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

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産業自復為司勲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沈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用其守官不為勢牽一作奪不為利奪一作牽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强吏喜負其能以

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令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

曰事茍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寛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為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悦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歴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為大理評事攽鳳翔府推

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

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怳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闕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怳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

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爲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刀一有字楯也盖世未嘗用

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陜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

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觧去後

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

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

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

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

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

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

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

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禄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
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
貶監舒州酒稅居二嵗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
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
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
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
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

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稱）為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偕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四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

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鄉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遷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晦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内部道德之優

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絶於微或亡其序不絶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邊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勲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

麟州以重勲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静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扆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邉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

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

李溥為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輙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嘆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

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一無此字）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令為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

并毗太師防禦傑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

力衰温温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

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

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

字曰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

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遊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一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

乃為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容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饑餔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樂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吴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召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説（一作無言）明（一作盟）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

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遽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金銀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仕（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

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某者用浮屠術斷一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呌號不得免一作而呌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

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嘆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令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漱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某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

曰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一有今字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儀容美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净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

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内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粮道絶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吴國公方其歿也詔録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賛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

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店宅務泗一作明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遂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悉自前世功利因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

數得疑獄皆强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

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文忠集卷二十九

文忠集卷三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

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葢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草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説無不記

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于中上嘗嘆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蹇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

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為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令復内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宫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

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作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戸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

壖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産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十卷公

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
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
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
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
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
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
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
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瑾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

之塋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綷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歴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遂守

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帯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横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名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吴香及獄囚歐

世宏脱其械使入賊峒説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掐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哉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

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川𢧐其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𢧐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提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名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

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䟽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内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

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焰為（一有守字）秘書省校書郎君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

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
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
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
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
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
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
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
人四尚幼子男一人㸌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

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説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説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

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巳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曽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曽祖而下三世不顯曽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

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廕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

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白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

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
名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
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
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毁其
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
藥皆精妙尤好古書竒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録藏于
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
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髙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髙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如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

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贇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

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 ——

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令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

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為許其小必啟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静吾自知之茍有謀者

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

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

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為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决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輙以語折之至令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輿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宫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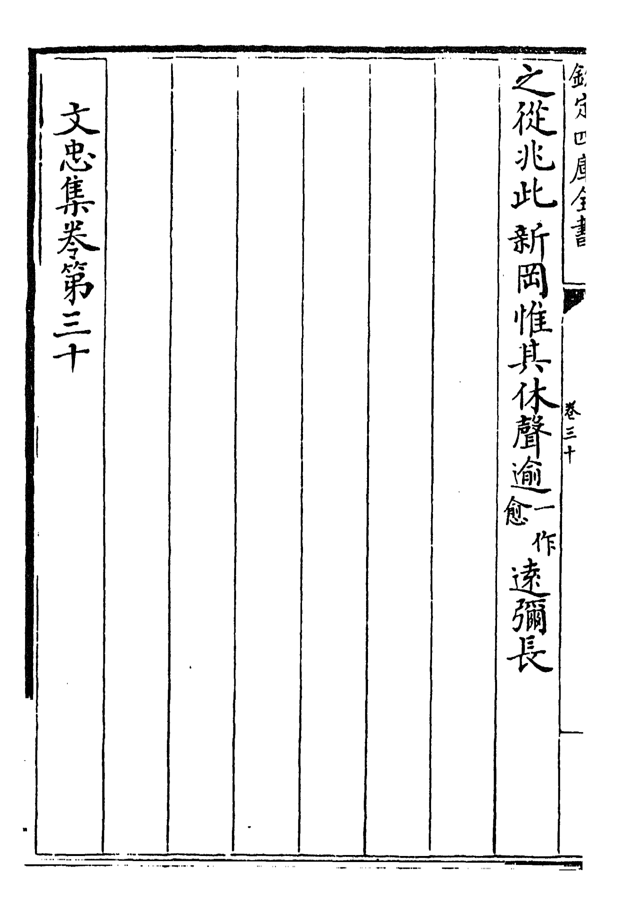
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敵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為幸人之喪非所以示

大信撫遠人而諒詐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敵人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祠公自罷

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邉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戸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徳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滎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吴得次適將作監

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一作校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謂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昌望吉卜



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彌長

文忠集卷第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三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

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盖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高曽以

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

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陜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歴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

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廹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

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挠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

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
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
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
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乃一作授他闕
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
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
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

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歴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悦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懟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

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

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葢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

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一無此字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

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卒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宫臣國公

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黄耇喪予元老寵禄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貽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

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尚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

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邉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涣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涣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涣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

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為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

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憒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以

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尭臣曰正臣曰彦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尭臣有名當世今為國

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既老尭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尭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作一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尭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尭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

私予乃為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為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宫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蘓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嵗提君之孤子𣂏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

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叅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鎻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

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

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繼字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

而諫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一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令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

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予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輒字能賦

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竒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

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
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
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歴中小人有不便大
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
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
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頃坐客貶
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
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

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至和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公為人寛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孫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

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旣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

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為文章十有餘篇其施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寘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冊筭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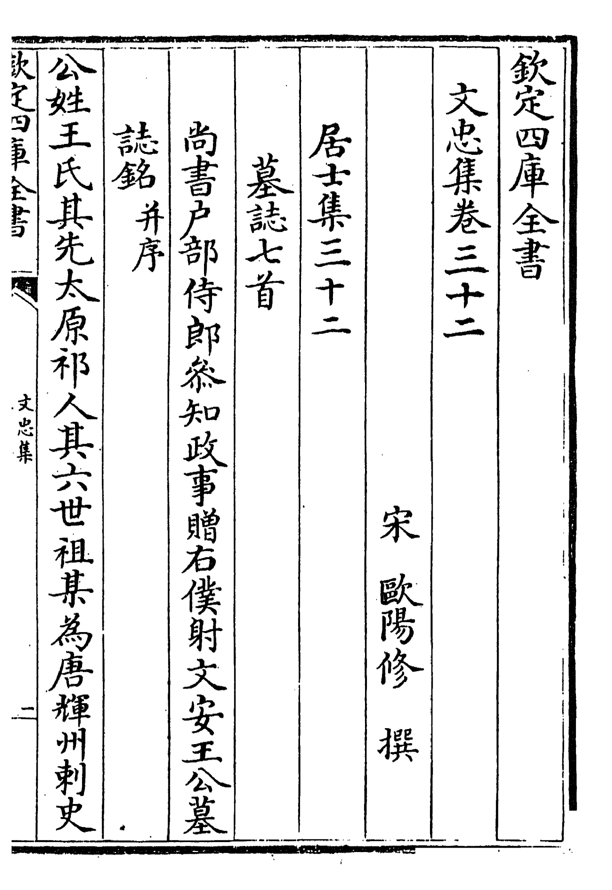
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獻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

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為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邉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䘏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節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

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縣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

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藩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浴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兹歸藏刻銘不朽



文忠集卷三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户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

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羣賊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宫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

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横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邉用兵以公為陜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

所不攻其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四裔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

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廹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

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
今不秉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
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
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
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
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
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

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瀨附永和

議不已公奏罷潍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後為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闗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

事可損損之可絶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户部侍

郎叅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弟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一作六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

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

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塋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叅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

廟器今亦有銘幽宫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

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薨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

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户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銓史館修撰累遷

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塋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塟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輙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

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秉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可即誅滅獨公以為元昊雖名藩臣而實貲鷔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自削以取

羌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歷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

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

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

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陜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輙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為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

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邉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
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讙呼逆于路
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
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于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曾祖諱
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
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
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

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彦次適著作佐郎龎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禄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

十卷尤長于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於閩自我皇考卜兹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寛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為咨嗟公其

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禄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黄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某年某月

其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内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

而天下之士不俟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兾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

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
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禄大夫勲上
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實封九百户公為兒
時上在東宫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
賜之稍長出入宫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
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
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末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
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輙歎曰士起寒

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東下民以不擾歳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

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飢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馬手教其馬鬬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置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

重貮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薄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

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謹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

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二

文忠集卷三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

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從居海陵力耕以養其
母調明州定海翁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
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
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
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
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
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
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

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
知泰州如皐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
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
司使言公材以主榷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
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
謂内外俱困請髙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
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
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發

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廪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

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
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
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
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
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禂池州録事叅軍祖諱規
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
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

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羡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邪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

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葢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歷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藴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

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

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

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

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

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

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

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

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

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

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邉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為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

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陜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

精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為守者顧
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
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
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
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
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

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説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瞻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

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孫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

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

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堅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埛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註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

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内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一字無）不以矜人至

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

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漕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陜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

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為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得因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

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

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户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塟圉南夏𡼏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塟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

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文忠集卷三十三